



[美] 特蕾西·雪佛兰 著
李佳珊 译
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

戴珍珠耳环 的少女

〔美〕特蕾西·雪佛兰 著 李佳珊 译

南海出版公司

2007·海口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/ [美] 雪佛兰著；李佳珊译。— 海口：南海出版公司，2007.9

ISBN 978-7-5442-3820-5

I . 戴 … II . ①雪 … ②李 … III . 长篇小说 — 美国 — 现代
IV . I712.4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2007)第 118608 号

著作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：30-2007-092

GIRL WITH A PEARL EARRING by TRACY CHEVALIER

Copyright: © 1999 BY TRACY CHEVALIER

This edition arranged with CURTIS BROWN-U.K.

through BIG APPLE TUTTLE-MORI AGENCY, LABUAN,MALAYSIA.

All rights reserved.

DAI ZHENZHU ERHUAN DE SHAONU
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

作 者 [美] 特蕾西·雪佛兰

译 者 李佳珊

丛 书 策 划 新经典文化 (www.readinglife.com)

责 任 编 辑 翟明明

特 邀 编 辑 王 茵

装 帧 设 计 新经典工作室 徐 蕊

内 文 制 作 白 雪 艳

出 版 发 行 南海出版公司 电话 (0898)66568511

社 址 海口市海秀中路 51 号星华大厦五楼 邮编 570206

电 子 邮 箱 nanhaicbgs@yahoo.com.cn

经 销 新华书店

印 刷 三河市三佳印刷装订有限公司

开 本 890 × 1280 毫米 1/32

印 张 7

字 数 140 千

版 次 2007 年 9 月第 1 版 2007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

书 号 ISBN 978-7-5442-3820-5

定 价 22.00 元

关于杨·维梅尔（1632—1675）

荷兰黄金时代绘画大师，与梵·高、伦勃朗合称为荷兰三大画家。他刻画织物的精湛技艺使无数画家叹为观止，对光线与色彩的运用更是直入化境。他的作品，往往在平凡中见出悠远的寓意和深刻的哲理，既通俗朴实，又神秘莫测。目前存世真迹35幅，代表作为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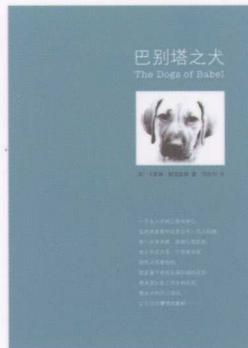
关于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

与达·芬奇《蒙娜丽莎》齐名的杰作。此画面世三百多年来，世人都为画中女子惊叹不已：那柔和的衣服线条、耳环的明暗变化，尤其是女子侧身回首、欲言又止、似笑还嗔的回眸，唯《蒙娜丽莎》的微笑可与之媲美。画中女子的真实身份，亦如《蒙娜丽莎》一样，是一个千古遗谜。

关于特蕾西·雪佛兰

1962年出生于美国华盛顿，1984年迁居英格兰。1994年获得英国东安哥拉大学创意写作硕士学位。

本书是雪佛兰的代表作，她从欣赏《戴珍珠耳环的少女》真迹中获得灵感，以细腻的笔触与独到的视点，为一幅不朽杰作缔造了一个故事、一段历史。本书出版后，立即获得欧美读者的极大好评，迅速登上各大畅销书排行榜，高居不下。小说被著名导演皮特·韦伯一眼看中，于2003年推出同名电影。电影深得维梅尔作品的神韵，成为全世界影迷的最爱。



一个女人从树上坠地身亡。她到底是意外还是自杀？无人知晓。

唯一的目击者，是她心爱的狗。

女人的丈夫是一个语言学家，哀伤又困惑的他，思念妻子却无从得知她的死因。他决定以自己毕生的研究，教导这只狗开口说话，让它说出事情的真相……

“这部小说有着不可臆测的魔力，它能将读者带往未知而惊奇的境地！你必定会为它动容，然后甘心接受它给予你的一切逻辑，并且无从抵抗地被这个故事摆弄，随它起伏、欢喜、伤悲……”
——《纽约时报》

“你一翻开本书，便会发现这是一本危险的书；在缜密的情节里，有着一切足以令你着迷的元素：爱情、悬疑、奇幻，以及让人绝对不会失望的阅读快乐。”
——《红皮书》

责任编辑：翟明明

特邀编辑：王莹

丛书策划：新经典文化 www.readinglife.com

封面设计：新经典工作室·徐蕊

此为试读，需要完整PDF请访问：www.ertongbook.com



戴珍珠耳环的少女 1665—66 44.5×39cm 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



倒牛奶的女仆 1658—60 45×41cm 阿姆斯特丹国立博物馆



持水罐的少妇 1664—65 45.7×40.5cm 纽约大都会博物馆



聚会 1665—66 72.5×64.7cm 伊莎贝拉—斯图亚特·加德纳博物馆



持葡萄酒杯的女孩 1659—60 78×67cm 莫瑞泰斯皇家美术馆



写信的少女 1662—64 45 × 40cm 华盛顿国家美术馆

献给我的父亲

1664

我母亲没有告诉我，他们要来，事后，她说那是因为她不希望我看起来紧张。我很惊讶，以为她够了解我。打从出生以来我就不曾哭闹，在陌生人眼里，我总是举止平静，只有母亲能从我紧绷的下颚和瞪大的眼睛中察觉异状。

那时我正在厨房切菜，听到大门外传来人声——女人的声音，轻快如明亮的铜管乐器，以及男人的声音，低沉如我手下的木头桌子。那是某种在我们屋子里不曾听闻的声音。我在他们的声音中听见奢华的地毯、书本、珍珠与毛皮。

我很庆幸不久前自己才费力刷过门口的台阶。

母亲的声音——像一个炖锅，一只水壶——从大门口逐渐往这里接近。他们正朝厨房走来。我把手边没切完的韭菜推到一旁，把菜刀在桌上放好，用围裙擦净双手，然后抿抿嘴，润湿干燥的双唇。

母亲在门边出现，一对眼睛透露着警告。她身后的女人得微微低头才进得来，因为她太高了，比跟在她后面的男人还高。

我们一家人，就连我父亲和弟弟，也都很矮。

女人看起来好像被狂风扫过，尽管今天外头平静无风。她的帽子歪斜一边，溜出几绺金色的鬈发垂在额前，像蜜蜂一样，好几次她都不耐烦地伸手挥打。她的衣领需要整理一下，而且也不够硬挺。她把肩上的灰色斗篷推到背后，然后我看到她深蓝色的衣裙下，一个婴儿正逐渐成形。年底前，或者更早，小孩就要出世了。

女人的脸像个椭圆形的餐盘，时而闪亮，时而晦暗。她的眼睛是两颗淡褐色的纽扣，这样的颜色，我很少在金发的人身上看到。她大刺刺地仔细盯着我瞧，然而很快她的注意力就被其他东西吸引，眼睛朝屋里四处扫视。

“就是这女孩啰。”她忽然冒出一句。

“这是我女儿，葛丽叶。”我母亲回答。我有礼貌地朝女人和男人点点头。

“哟，她看起来瘦瘦小小的，她力气够吗？”女人转身看向男人，她斗篷的一角钩到我刚刚切菜用的刀子的刀柄，刀子被扫下桌，弹到地板上转了几圈。

女人失声尖叫。

“卡萨琳娜。”男人平静地说。她的名字从他口中吐出，仿佛含着肉桂的香味。女人安静下来，努力让自己恢复镇定。

我走上前捡起菜刀，把刀锋在围裙上擦拭干净，然后再放回桌上。刚才菜刀掉地的时候，碰乱了一旁切好的蔬菜，我拿起一片胡萝卜放回原位。

男人看着我，他的眼睛如灰色的海洋。他的脸瘦长而棱角分明，表情沉着安稳，和他妻子闪烁摇摆如同烛火一样的神情刚好相反。我很高兴他没有留胡子或胡髭，因为这让他看起来很清爽。他肩上披着一件黑色的长外衣，身上穿着白色衬衫，并围着一圈

细致的丝质衣领。他的头发被压在帽子底下，颜色像雨水冲洗过的红砖。

“葛丽叶，你刚刚一直在这里做什么？”他问。

他的问题吓了我一跳，不过我很明白不能照实说。“我在切菜，先生，要煮汤用的。”

我总是把切好的蔬菜排成圆形，不同的种类分别组成一个部分，像切片的馅饼。眼前共有五片馅饼：紫甘蓝菜、洋葱、韭菜、胡萝卜和芜菁。接下来我会用刀锋把它们理齐，最后在中心摆上一片胡萝卜。

男人的手指轻轻敲着桌子。“你是按照它们下锅的顺序排列的吗？”他研究着这个由蔬菜堆成的圆形，提出他的猜测。

“不是的，先生。”我有点犹豫。我也说不出自己为什么如此排列蔬菜，只是觉得它们应该要这么摆，但我没有胆量对一位绅士说这样的话。

“我看到你把白色的分开，”他说，指指芜菁和洋葱，“还有橘色和紫色的，你也没有把它们摆在一起。为什么？”他捡起一小片甘蓝菜和一块红萝卜，拎在手里像玩骰子一样摇着。

我望向母亲，她轻轻点头。

“这两个颜色放在一起会起冲突，先生。”

他扬起眉毛，好像没料到这样的答案。“你煮汤前常常花很多时间在排这些菜吗？”

“噢，没有的，先生。”我不安地回答。我不希望他觉得我很散漫。

我的眼角瞥见一点动静，我妹妹阿格妮丝正在门柱后偷看，听到我的回答，我垂下眼睛。她摇摇头。我不常说谎。

男人侧过头去看，阿格妮丝马上躲了起来。他把胡萝卜和甘

蓝菜抛回原位，那片甘蓝菜有一半掉在洋葱堆里。我想伸手去把它摆好，但没有动手，不过他知道我很想这么做。他在测试我。

“好了，玩够了。”女人宣布。尽管他对我的注意让她不大舒服，但惹她不高兴的人是我。“那么，就明天？”她看了男人一眼，然后像风一样迅速转身走出厨房，我母亲跟随其后。男人又望了望即将下锅煮汤的材料，然后对我点点头，跟着她们离去。

母亲回来的时候，我坐在我的蔬菜圈旁边。我等她开口，她缩着肩膀，仿佛抵挡着冬天的一阵寒风，只不过现在是夏天，而且厨房很热。

“从明天起你到他们家帮佣。如果你表现好的话，他们每天会付你八毛钱。你要住在他们家。”

我抿紧嘴唇。

“葛丽叶，别那样看我，”母亲说，“我们没办法，你父亲现在没有工作了。”

“他们住在哪里？”

“在奥兰迪克，和马伦港交接的地方。”

“罗马天主教区？他们是天主教徒？”

“你每个星期天都可以回家，他们同意这一点。”母亲用双手拢了拢切好的芜菁，把它们跟混杂在其中的少许甘蓝菜和洋葱一起捧了起来，丢进火炉上准备好的一锅水中。我小心翼翼排列出来的圆就这么毁了。



我爬上楼梯找我父亲，他坐在阁楼前方的窗户旁边，光线落在他脸上。如今他顶多只看得到这样的光影。